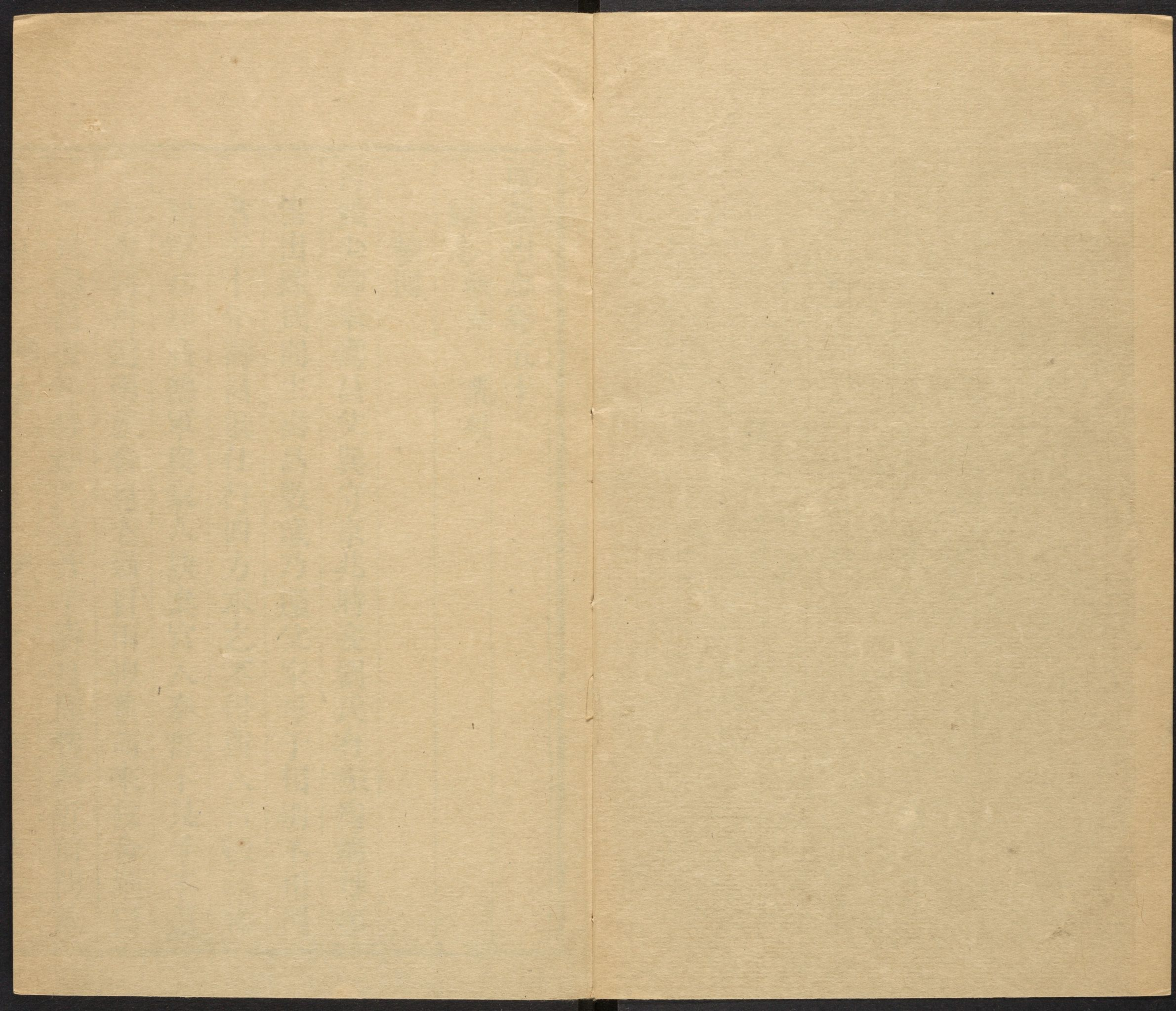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40

T 8200/0823.83

30



廣德州志卷五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雜志 軼聞 叢綴

軼聞

司農少卿朱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氏有娠爲嫡母妬
害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相別不相聞
者五十年壽昌旣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
熙寧初知廣德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
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而來投舍歎曰
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之苦乎壽昌聞愕然近前問故

乃知為生母也年已七十餘矣壽昌因與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為買田宅居之天下知其孝友京兆尹錢明逸

以聞程氏遺書

壽昌歷知潭岳及知廣德軍與家人訣棄

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有數子悉

迎歸事聞詔壽昌還就官以母老故求通判河中

南畿志

熙寧三年同自蜀還臺宿臨潼道館朱康叔引名見

訪問其所以西行之故歛然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

失及今五十年矣去歲在廣德一日若有所感遂解官

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之當先出函谷上雍宜有得

道其迹彷彿可信又言倘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

言罷涕泣嗚咽上馬而別至京未幾長安大尹錢明逸

表於朝曰朱某向棄官訪母今既得之馮翊矣宜還舊

秩以激動天下其秋康叔侍太夫人入都上特召見復

其官封其母長安縣太君今為駕部郎中

文與可朱郎中序

壽昌熙寧中知廣德軍年五十三乞身尋醫自訪母得

於同州迎以歸養奏授封邑

司馬溫公集贈河中通判朱郎中詩序

案康叔棄官訪母實在知廣德時年已五十餘宋史

稱其行四方求之不置及與文與可言一日若有所

感則知積誠感應至是若或促之行耳吳氏桐川樂府乃云孝子違親五十年五十年中恩豈捐定省或因堂有父抑亦嫡母甘旨牽一朝行止可由己視棄一官如敝屣此妄以私意窺度古人也夫康叔訪母之心一刻不能釋豈捐棄至五十年始走訪耶

梅定夫所生地草木不春者三年人咸謂鍾秀於公故然生七歲尙未能言父目爲廢人欲溺焉與如溪畔見浮蛙忽語父曰此大字也父驚異攜以歸自是神悟十歲能詩郡守延之卽曰我本山中人慣走山中路不用倩

人扶一步高一步

萬歷志

相傳定夫少時有鬻書者至

取閱竟遽投諸火鬻者驚曰曷爲燒我書定夫笑曰寫還汝可也遂寫之與原本不差一字鬻者詫爲奇童今三十七都尙有化書壇址

陳斗龍字南仲杭州昌化人父澤民母盛相繼死居喪以孝稱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有盛冲者告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婦訣誓與母俱歸初澤民以妻盛無子求得王生斗龍未晬而去至是逾二三十年斗龍至清湖

訪求母家已無在者逢白髮媪告以若母自昌化歸無
 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我亦弗問何州斗龍謹識之即
 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
 六年竟得之永豐縣禮賢鎮胡長孺為作陳孝子傳元文
 類

錢成夫為張氏參政新納妾名小桃謝元功以詩賀之內

有一聯云平分阿母池頭景淺發參軍幕下春當時稱

誦之

瞿佑歸田詩話

姜莊介公幼即警悟家貧嘗賣布得假銀歎曰人以欺我

我豈可以欺人哉擲之水中

萬曆志

蘭塘鄭氏其先閩人正統間有名傳者為州司訓秩滿謁
 吏曹道卒其子負骸歸葬於州遂家焉成化辛卯將合
 葬其母張氏時守周瑛亦閩人也為誌墓云其子問禮
 於余余曰卑左而尊右又問穴於余余曰太上無受在
 下有依乃遷於下鄭氏從此發祥蓋周公理學名儒兼
 明堪輿家言也後人感其德歲時祠祀之

陶輔云嘗疑關王忠義生死不移是得天地正氣之極至
 何乃屈為佛氏侍坐之人未嘗見人為之辯者近讀關

王義勇錄姜洪為序謂公天與義勇神質機智豪出萬人誓討漢賊名義甚正壯烈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其死也討賊之心未伸忠憤之恨未雪精氣游魂蒸薄太虛千載之下人皆仰之為神豈不宜乎奈何為宋之佞臣王欽若陳之妖僧智顛各私附會言公之神嘗聽天師呼召遣使捨山建寺授戒護法鄙玷莫甚兼傳公降神討賊助兵投書挾人及諸怪誕且以曹孫之雄虎視四海公乃覷若草芥其正大通乎天地浩氣塞乎宇宙肯伏躬於異端耶予自讀此生平之疑豁然矣噫姜公能

開正氣千年晦蝕之疑其於輔世之功大矣

桑榆漫志

范昌齡守廣德屬邑民胡廣與隣境錢申相仇殺聚黨千

餘人畱都守巡官議勦捕昌齡牒諭之即受命乃懲其

首兩姓卒保其宗

萬曆志王瓚記畧

夏宗堯侍郎生平端肅沉毅言笑不苟與郭子章同時為

方伯郭得聞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夏曰予有

三速速收速給速放夏問於郭郭曰予有六字一錠收

原封放

廣輿記

尚寶丞李公性甫督學畿甸史閣部可法方應童子試卷

既交忽腹痛甚復入號憑几而臥爲瞭視者所糾公熟視可法久之勿罪顧反得錄此萬歷戊戌事也後李公以忤巨璫罷官崇禎丙子卒於家史公建牙安慶爲文致祭繼以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兼兵部尙書畱守南都甲申二月復爲之誌墓自言知己之恩每思稍有樹立庶以報國者報公不負名賢識拔乃心懸北闕徒抱杞憂綢繆南國計拙徙薪欲起公九原奉教一籌不可得已於時戎馬倥傯焚膏從事敘議論出處大節凡數千言猶謂碩德懿行舉動足坊表歌思在人心者縷

縷不可更僕閣部之言如此可想見李公之爲人矣

李性甫致仕歸里後以庠中增膳事力請當道竟如其議

事載州計簿中

萬歷志

孫天俊徽州人崇禎初僑居建平賣辟蚊藥爲活數貸錢於隣潘翁未嘗有負一日謀改業貸銀五十兩往定埠貿販折閱乃爲人擔荷赴金陵寓大功坊魏國徐公麾下老偏裨將孫某見其勤謹令開茶肆然僅足餬口不能顧家久不通音問其家亦莫知所適也旣而潘翁偕友戴某赴金陵見之天俊愧謝不已款畱竟日所貸

誓不終負俄聞有善相者導二人往訪之至則相者獨注目天俊曰三年內必腰玉皆哂之天俊亦自以爲此必喟笑也潘翁歸以語天俊妻子使往依之又三年潘翁再至金陵則天俊已官掛印總兵鎮守南京矣投謁未見潘寓報恩寺少頃答拜侍從皆員弁相見無多言約卽午蔬酌敘闊及赴席天俊屏左右執壺對飲語潘曰僕今爲孫氏子翁欲聞其故乎孫公故世職年邁當任子聽差而其家止一子甚愛之流寇方熾一策名卽懼不免否則規避獲罪用是憂形於色僕詢知之請以

身代公欣然卽認爲己子率見徐公隸麾下尋命護送火藥至某邑中途聞邑爲賊所據進退維谷試發空鎗驚之令砲聲不絕賊疑大兵至遁去以匡復功准照承襲職銜加等優敘得陞游擊駐防某城流寇突至度兵少城惡難以戰守令俱出城屯要害堅壁勿動賊見空城疑有備弗敢入乘間募鄉丁耨鋤棘矜隨鉤戟長鎗之後厚集其陣仍戒勿與鬪且虛一面聽賊走賊駭而去以功得晉今秩相者之言驗矣向承厚愛謹奉百金爲壽不敢云償也潘翁歸語隣人莫不異之後以忤南

兵部奏使禦大敵陣亡潘翁名魯邑庠生今明經韶音
 曾祖也韶音述其少所聞者若此其所襲何職所復何
 城退何寇死何所不能詳矣相傳天俊貴後嘗來建平
 省祖墓市中小兒隨肩輿後呼賣蚊烟天俊笑曰盍如
 我人服其度或云其子桂庚事也桂庚由武進士任江
 西遊擊宦成仍寓居建平今鎮山下有華表碑字磨滅
 是桂庚及庶母之墓庶母被虎噬桂庚奪而瘞之其子
 不肖莫知所終庠生孫禮輿之先世亦徽人其祖父念
 同鄉同姓歲時祭祖墓亦祭之云

宣城施愚山侍讀

閩章

誓節渡悼逆旅主人王翁詩序云始

翁餉予栗問故日記十年前公飯此見案頭有餘粒手
 取食之知公盛德人也予笑曰翁乃記予細事頃予自
 浙回而翁已死其子言翁嘗念我天寒未歸蓋數日前
 語云詩曰歎息蒼頭舊主人無端畱眼太情親重來繫
 馬不相見昨日猶傳念我頻

愚山詩集

施彥恪

字孝虔愚山次子

云丙寅予浙遊經誓節渡寓舍王翁熟眎予曰子為施
 先生嗣乎予驚問何以識之翁曰昔尊公止此夜深危
 坐予為燒紫栗暖藏酒而進之因告曰向見公飯後餘

粒墮地公貴人猶俯拾而啖焉蓋盛德惜福人也今郎君亦然且神相類是以相識耳

施氏家風 述畧續編

陳良謨游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

入簾吾引子往拜門下場中必當留意陳唯而出私念

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科恰

中武公房假使當時一往則彼此無以自明矣

王雲廷 寶言堂

家 戒

湖州南潯鎮祇園寺後有隙地一區草蕪中土稍隆起上

立石題曰無為州生員雲潤礎墓土人言雍正間雲生

過其戚家買得一婢年十餘歲將載歸江左泊舟寺前

適寺演劇觀者雲集生適市婢向岸窺伺見人畏縮似

被拐掠者無賴子因共詰舟人曰莫是拐子舟人怒其

妄也謬應曰然未幾生至衆逐蜂擁生見勢急躍起巡

市簷走衆益譁追及之拳楚交下又牽婢登岸叩之婢

驚惶不能出一字衆見生且斃曰不如焚之遂共舁舟

於寺後空地聚薪投雲於火舟子亦被縛焚死有間婢

稍稍道其故衆始駭走明日其戚家聞有是事鳴之官

株連甚多為首者伏誅其兄孝廉訴之部奉部檄即焚

處立墓並勒石戒踐牧焉此余甲戌歲親歷其地紀其

顛末云

周廣業三
餘撫錄

甲戌去今三十九年當時目擊碑

字詳詢始末以其客死非命由舟人一言之失憐而錄

之前年冬江行經無為境嘗以此事問人無知者後在

周方伯署閱州志亦無舉人雲姓者心頗疑之及來桐

汭覽舊志則潤礎兄弟名在孝友傳乃知雲固廣德人

非無為人碑石誤也但事經部檄不應籍貫差謬恐是

寄籍無為而土人又並言無之還問之南潯人則其子

歸葬之後墓碑已無可踪跡矣夫天下可信者無如目

而猶不足憑著書洵不易哉乾隆壬子春三月既望 廣

業
又識

案雲氏家乘記載德復仇事甚詳載德即潤礎兄也

康熙壬寅潤礎客上海買二童一婢以歸艤舟南潯

鎮祇園寺前無賴子目為拐掠叢毆之立斃并殺同

伴錢某舟人沈某燔其屍所遺止腸三段脇骨一條

而已載德號慟誓復弟仇顧未得無賴姓名鎮故有

巡檢營弁先以事聞於縣矣乃控守令推問始知兇

渠為楊昌世富室也重賄吏文致之謂潤礎拐掠屬

實而坐載德以冒親之罪載德又控之院委錢塘令鞠之幾平反俄以事去獄久未決載德因歸鬻產爲赴部計而浙撫已據成案具題矣及載德抵京知勢無可挽痛哭曰事已至此惟有捐軀以謝冤魂耳投部叩冤拘禁獄二旬大司寇涂天相大京兆唐執玉憐而奏之

世宗特命通政司王沛檀刑部員外郎佛保往浙覆訊無賴皆伏辜大辟者十二人問官褫職撫臬降調以二犯未獲遺骸未得歸葬越五年始許暫瘞寺後又二年於瘞處樹碑又數十餘年其子彰歸葬之故里方載德之控院也鎮人啗以重利且以危言動之冀寢其事載德不聽赴京時有欲剽以利刃者覺之得脫禮稱兄弟之仇弗與共國若載德者殆過於古人矣此皆余昔所未聞者故并錄之

叢綴

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護牙山恐為人所識以石擊

毀其牙山神為震因名護牙山

陳元龍格致鏡原引太平清話

案此事甚誕然元秦良引桐汭志亦有老嫗之說相

傳或有自也

陽羨許彥由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側云脚痛

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

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

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

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畱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

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畱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漢永平三年作

吳均續齊諧記

文穆王元瓘討李濤有日者視王曰此人手刃百人當大
 貴時廣德山院僧自新聞元瓘至衆皆遁而自新巍然
 晏坐軍中有問其故者僧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
 乎時王在衆中自新乃斂衣奉迎王與語久之及師還
 遂載自新而歸王問自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微僧無
 他術但覩君骨法非常故得相識耳

彭大翼山堂肆考引吳越史

義蒼子好神仙之術吳興朱瀛洲曰吾入道七年周咨天
 下大宗師知桐川李先生六十童子容貌纍纍腹珠其
 配鄭宜人容觀飄然迴絕物表蓋夙因道種宜其得道

之易也瀛洲名長春字大復湖州烏程人萬曆癸未進
 士歷知縣事有聲入爲刑部主事疏詆樞臣石星免爲
 民後起爲郎中天啟初贈光祿寺少卿亦好脩煉神舉
 之術故與義蒼有深契云

姚繼涑小東鄉車裏保人少時讀書於八角山之僧菴

孝豐縣縣志 一日閒步菴外忽見臥石起立遂別號起

作八角巖 石後由歲貢任泗州訓導

趙煥望御史生甫數月患痘死其家裏以蒲蓆命老僕瘞
 之園旁隙地僕盛以竹籃負至園忽大雨如注不能掘

土乃掛籃於桑而歸僕故嗜酒歸即恣飲而睡次日黎明憶昨事急詣園聞籃中啼聲視之復生矣僕驚喜抱還家主人詰之僕以實對始悟痘因熱毒內伏得雨而解也使當時非遇大雨則瘞地無由更生殆天默相之與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載廣德軍碑記有顏真卿橫山廟碑注云碑載自梁天監五年至唐天寶中以祈禱感應始贈水部員外

案廣德今無此碑惟祠山事要載魯公殘碑及洪興祖跋其文乃與碑目所云絕不同殘碑云

公姓張氏黃帝之後其先名秉夏禹時人也居鼎州武陵龍陽洲地有白馬湖明月池秉行山澤間有神女自天而下輜輶侍衛甚都謂秉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既而曰明年今日復會于此言訖而別輜輶飄然去如風雨秉如期而往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秉曰此君之子也子孫相承當世世血食吳分先時天西大裂有聲如雷有電如龍識者謂必生神人公果應之長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隆準修髯髮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此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

神獸前導形如白馬其聲如牛遂與夫人李氏東游會稽度浙江至苕霅之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垵得趙氏為侍人李氏亦夢天降紅綃繞其身既而生子火光滿室陸生蓮花長而風神堂堂仰觀俯察無不洞照云今存子廟其文止此乃張

競辰潤色者洪興祖重立命行至如跋云右橫山廟碑牛張記無此十五字東游作來游

載王世系所出自大觀中知軍事張競辰已言石文殘闕逮今餘三十年而魯公筆蹟不復見矣舊碑未云新室之亂野火墮其祠建武中復立則魯公所刻蓋東漢

時碑也公之書石在大歷九年上至建武乙酉下至今

紹興己未凡一千一百十六年六字當作五金石之傳再就

磨滅獨王英靈凜然如在屢更回祿廟貌歸然天其以

王福東南之民而益大其祠與廟有祠山事蹟一卷稱

王生於前漢今吳興郡烏程橫山人以碑考之疑非西

漢人特靈迹自漢以來始著爾王初自武陵徙苕霅而

橫山乃其隱遁之地在今廣德之西五里其云烏程橫

山人亦誤矣東漢去古未遠所書必有據惜其存而可

見者止此而已命工琢石俾來者有考云丹陽洪興祖

案張競辰大觀元年靈系記云江東廣德縣靈濟王碑乃唐湖州刺史顏真卿書徐浩題額重立於湖州久已殘闕其畧言靈濟王姓張云云碑文漫滅不復可考其幸而偶存者又恐歲久而磨滅日盡今總其偶存者一二畧加潤色刻石于廟俟訪真卿全本當重立於廟廷以慰士人歸仰之心云以上俱事要原文詳考

事要前後所紀靈異天監禱雨及唐贈水部皆非顏碑所有豈王氏得之傳聞致有差誤耶廣德碑記當以顏碑為最古文既殘闕又出後人潤色故不列之藝文而特附見于此諸書言祠山事者大率本顏碑焉

武當人張秉遇仙女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我為配生子以王其地且約逾年再會至期抱子歸秉其子名

渤後為祠山神也

田藝衡畱青日札案武當乃武陵之訛

張王本前漢烏程人始於長興順靈鄉發跡後役陰兵導

流欲抵廣德先時與李夫人期每餉必鳴鼓三聲當自

至毋令夫人至開河所後鼓為鳥啄王詣鼓壇知其誤

逡巡夫人鳴鼓復以為誤而不至夫人遂詣河所見王

為大豬驅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避跡於

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而

化民亦為立廟

吳會能改齋漫錄

祠山張渤漢烏程人生有神靈後坐化於廣德之祠山民

因建廟其上及明太祖提兵駐此卜之吉為詩二章以記之後與偽漢戰於彭蠡神助戰滅敵遂特封真君春秋致祭大江南多建祠以祀又云渤漢龍陽人先世佐禹治水有功渤生有異術長脩先業治水江浙間嘗疏聖湖中江至於胥河具神術幻豕形百餘駝土搯泥人莫能測妻司餉饋以鳴鼓為信一日鼓上遺粒烏啄鳴之其妻餉至豕形不及避化為黑石相傳同城之趕豬石即其遺蹟渤既疏鑿多烈又素勤禮斗脩煉功就相度桐山之高麓化焉江浙間追念其烈祀為祠山

高淳縣志

宋訥記畧云神發跡於吳興宅靈於廣德西漢以來蓋已

有之或謂即張湯之子安世顏真卿所記則在新莽建

武之世考之不無牴牾至錫封加號則始於唐之天寶

益於宋之咸淳不起明太祖矣

江寧府志

梁天監五年大旱武帝感蔣山神夢曰陛下求雨於臣臣

近屬土地無能致雨綏安縣橫山廟神靈通天地禱之

必獲感應帝從之一禱而雨是歲大稔

祠山事要下同

唐天寶中本縣吏潘晃押錢帛赴京至華州夢神曰汝至長安正值亢旱但奏請立壇祈雨吾當降雨澤晃至果

早遂詣闕奏聞詔從之三日而雨霑足

南唐保大十四年錢塘吳延賞率兵徇宣州制置使陳令儀詣廟祈禱乞保宣州城壁監郡郝元正等設像致奠是日風雨暴作後一日錢塘兵至攻城延賞遙見綠雲亭亭兵騎匝野以爲唐援兵至遂遁去

宋熙寧二年湯景仁赴試南省夢神告曰汝之試卷良惜一點一抹耳湯懇曰某親老家貧奈何且折翼耶神曰無慮已過矣雖不甚高猶在蘇舜舉之士旣寤語同榻沈君冲沈曰蘇君我之執也釋褐章衡榜中神將假我

以告君與候明請往訊之及訊蘇蘇曰余第四十九人未幾榜出湯名列三十九果符在舜舉之上之言

元豐元年春有詔取士胡庶將赴試國學而進止未決夜夢張王語之曰汝來年登第矣二年春果如其夢

宣和三年睦寇方臘犯寧國郡守胡仲脩禱於神賊不犯境寇兵再犯績溪京西將莊永禱於神而禦之賊遂敗走

垂厓張公詠事神甚篤常自稱臣姪或有所祈遣人持書來若家問焉報驗甚多張輒秘之無有知者

安吉施韜生子九歲不能言禱於神神附祝曰汝生子時穢觸北斗吾教汝以醮法禳之韜命道士盧希超如所教其子卽夕能言

明天順三年祠山正殿火災有祠前陳姓居民至殿禱曰竊願負神避火神有靈當急下神果應聲而下陳負之出得不焚至今神像乃漢唐所遺

萬曆元年知州鍾振理祠山事集衆道士拓其址曰自此掘下必有故階旣而果然卽手題詩云祠山道士我前身猶記當時廟貌真一墮塵緣甘混俗碧天青嶂暗傷

神

案祠山事要正續兩編所載祠山靈應甚多茲之所錄蓋擇其事之最異而有係於人者云

知州朱麟未仕時其父熙齋夢有神曰張王冕笏巍峩授以鶴生麟及長額有紅痣後麟謁選宿慶壽寺時安州缺例當補夜夢王告曰汝選廣德翼日果補廣德至州

瞻拜神貌儼若夢中云

楊志紀異

周密云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著蔡姑志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再

以昆陵等三壘干化地逾月不報先妣時畱霽禱於南關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及接杭信則聞霍山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勿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蠱之劑凡去蝻蛔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祠山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床云云是歲壬午外舅捐館

癸辛雜識

廣德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鑄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

宋史黃震傳

桐川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為異康植守廣德不以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翼日發視無有焉或以所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狸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沉然則尚矣

周密癸辛雜識

石正倫埋藏記正倫外大父姑孰陳公好奇事手疏成編以雷州上鼓廣德瘞祭為天下第一每歲瘞藏既涓吉日乃立旗卜地於獻殿之庭或於廟東門樓碑亭之左

右穿治方深各五尺是日也烹太牢潔粢豐盛嘉栗旨
 酒列位三百六十具祭器髹製釜缶何啻千數細目不具載
 其夕邑宰監其事既竣悉力士舁凡凡飲食器皿動用
 就坎而瘞不遺毫末一啜之飲一臠之肉一箸之器無
 敢竊取者瘞已畢以太牢之皮覆箔反土而平治之土
 不見其贏或加縮於初今觀庭下之地與夫廟東門樓
 左右之地各不踰十丈姑以耆舊所見一甲子之年一
 年之內瘞者或一或再或至於三四雖倍蓰其地十之
 百之而不足及夫越一年越二三年卜地有得於已穴

之處者卽之空空然無所有矣借曰牲羞熟物易敗也
 器出析木亦易敗也舜陶殷髀者豈反其真若是之速
 耶正倫周行堂陞顧瞻威靈視庭下如龜灼者編爲書
 以告後世君子祠山事要

盛希年祠山廣惠廟埋藏記祠山之神廟食於茲土而靈
 異聞天下古今相傳神之著迹其說有二一謂當禹之
 時佐禹治水有功旣而獲軒轅九鼎之書習修煉之道
 上帝召爲水部判官總四瀆五湖十二溪源九江八河
 水司之政水府神龍皆隸焉一謂託於龍陽君母張媪

見天女謂曰吾汝祖也賜以金丹乃有娠降神於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又一日也既長深明水火之道東遊吳始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志欲通津廣德也蓋廟之建實肇於其時矣洪惟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方定鼎金陵之際嘗親帥六師賁於祠庭神籤告吉允若桴鼓之應於是列廟貌於京師雞鳴山之陽歲時遣官致祭凡祝帛牲醴供自大常甚盛德意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神之澤及生靈侈以國家之祀允合其宜矣當永樂十有九年資

政大夫吏部尚書兼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臣蹇義按部至郡翼日謁於祠下因視所謂埋藏之處首詢之耆民謂何獨無前代記刻對曰舊有之兵燹後靡孑遺矣復顧主祠道士陳承祖曰亦宜詳考其事而誌諸石承祖唯唯卒以囑其徒盛希年希年徵求事跡得剡溪石正倫碑記云云又按祠山事要所載埋藏其來雖久究不知始於何年月日第覆以祭用太牢之始考之三國時吳張僕射廟記云太和七年天久不雨守主簿滕傳裔齋心稽祝神傳報覲人令太牢配奠上聞獲薦庖犧

祭以太牢實自茲始則太和以前無用牛埋藏之事明矣意其在三國以後兩晉唐宋之間乎今據如上所陳已備得其大概然計自洪武初遣官瘞祭而後及今又六十餘禩矣竊惟神祠於歲時春秋之間非不備乎馨香之薦直以其出於祀典之常耳至於埋藏之設雖鄉社案會中亦未見有能舉而行之者也希年不揆愚陋輒用參諸故實俾勒之於堅珉以俟來者

是碑撰自洪熙元年前列

榮祿大夫少師詹事兼吏部尚書蹇義暨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廩名太常寺贊禮郎彭永年書從仕郎吏科給事中凌晏如篆額成化十九年賜進士第奉直大夫直隸廣德州知州藍洪承務郎同知余祿從

仕郎判官王璽吏目陳志本官
住持鄭文連等重立碑現存

埋藏大會自漢迄明初共行過一千三百五十六會

祠山事要

宋紹聖四年郡守孫諤禁百姓殺牛埋藏以文告廟紹興

九年郡守洪興祖亦有乞免埋藏祝文祭用素饌代又

郡人李彭年禁埋藏有請五傷等神受菩薩戒文

全前

南鄉糧長門有戈仲聲者洪武初解糧抵京以米浮於額

謂必有苛派之弊并逮其兄仲堅下獄論死一日仲堅

夢祠山神語曰象以齒焚翠以羽敗多藏多累故有此

咎然汝等生平未嘗有刻薄殘害之行罪必出覺以告

仲聲且拜禱曰罪倘獲釋子孫三世勿食豕肉仲聲言
世世子孫永持此戒次身京城火將及禁獄救火官員
入獄視囚仲堅兄弟大聲號冤訊其故奏請減死至今
仲堅之子孫食豕肉仲聲之子孫則否非戒食之實不
能食也或以豕油入他菜
啖食之登時昏暈生女受他姓聘卽能食聘他
姓女爲室是女卽不能食蓋神之所爲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

山泉逸志云廣德州祠山有七寶曰銅印宋端平元年鑄
文祠山廣惠廟印曰玉磬長尺五寸餘高七寸厚半之
刻曰宣和殿寶篆文也玉質似雪無玷曰徑寸珠擊以
鐵梗飾以水晶狀如線版水晶上有金屏屏綴小金龍
作搶珠態珠遠望桃花色或現淺青內有如粒者三流
動閃閃以兩指按之其色微黃若猫睛然兩人對照亦
可互見其面以字映之無論多寡畢入照中又一青衣
小童僅如綠豆而搖頭舞袖酷類傀儡正德間內使畢
真獻之內庭于禁中作崇已詔還山曰趙子昂真蹟乃
重修寶閣方丈疏也字彷彿李北海曰古畫仙圖爲韓湘
子呂洞賓呂雙目能左右視炯炯逼真韓袒裼仰視鶉

懸萬端不知何以下筆右二指執花如撮極其輕揚曰
菜花百雀圖菜只一本而花以百數當衆卉競秀展之
其色如新雀圖懸之靜室則下而啄食屢爲道士窺見
又當時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光照之內有詩四首可
讀乃白玉蟾所點化者爲一州守借入衙齋不復返云
蹇忠定公云雷之布鼓登之鬼市河源地邱之神債廣
德祠山之埋藏是謂天下四異非妄傳也

徐應秋玉
芝堂談薈

案七寶今僅存趙文敏疏玉磬及珠俗遂稱三寶焉
乾隆己卯州役孫某等四人從道士宋道成賺得三寶向

典舖私質錢數十千道成屢索不得舊例每歲二月十
一日神誕陳設三寶人衆聚觀屆期知觀尤常華徐繩
仙切責道成道成急望城而奔意欲向四人追取纔數
十步遇一人冠服似明時諸生手持白摺疊扇彳亍而
至以扇擊道成首呵曰王今回宮汝尙何往道成諦視
之面傅粉墨各半似演目連傳奇中所扮分屍鬼者驚
問曰王何來答曰王往溧陽久語未竟見神從數千跨
城而出旗旄冑林木殆徧道成急轉避廟前鐵將軍背
後俄有似緹騎者八人各執蛇皮木棍導輿而入道成

尾至前殿階下則道官俞陽陞持門將入謁陽陞死已十數年道成幼時識之欲從入止之不聽緹騎以棍擊其足痛楚而號衆驚視舁之登床神魂失據者累日始愈語衆曰陳有乾今爲神役示我信票其字皆金色飛動不可辨識當押孫某等各受杖銀鐺入獄陳有乾亦故州役其獄卽今四勿亭也是月孫某等四人相繼暴亡呻吟之際俱稱萬死典舖聞之懼遂送歸三寶焉

高淳縣東壩之西里許有銀林古堰設閘巡欄閘司掌之明初築壩後遂去閘掘堰之積石至河底得鐵盒二一

畫乾卦一畫坤卦題曰乾卦吉坤卦凶官與士民埋坤

盒於壩東龍華禪寺之南岡發乾盒視之紙畫一軸表絹於面惟燈燭下始見內有祠山大帝像因鑄鐵盒爲插以沉香木刻帝像供上藏紙軸於座下有七姓士民輪值香火賴以默佑者數百年時維三月奉神插率里人進香於廣德之祠山大殿道經中橋歐陽渡插花亭聖迹宜昭不勝紀山中道士亦素仰英靈禮迎款接自明迄今無異緣大殿重修道士徐雲客等募捐東壩七姓出資已刊列廟碑茲特敬助五十金另爲勒石以彰

神威之赫奕焉淳溪歲進士曹志清記

張平夫政按山西時值亢旱禱弗得雨持節謂武安王弗

憫鄉邦之困昇其像曝日中雨竟霑足一日公陞廳事

見武安王單騎馳入甬道政驚起顧問家人曰汝輩得

毋受人財物乎答曰公子曾於塗間受一匹練政曰神

已知之我必不免矣急具湯沐尋卒

萬歷志

橫山麓有關帝廟明嘉靖時濮陽惟忠讀書其中深夜作

文未竟燈為風滅欲往廟側僧房取火則黑暗難行正

躊躇間忽門隙燈光激射啓視則神前琉璃燈也乃以

煤紙接火還至書牕下坐少頃而睡次日晨起念琉璃

向無人點昨夜安得有火視之見燈內積塵厚數寸許

中有小穴蓋煤紙所注處也惟忠歎為神異再拜敬謝

後約族人置田每歲神誕演劇致祝至今弗替惟忠名

棐仕至知州

康熙初青壇都戈遜功自言為文昌帝君書吏每歲除夕

赴帝君處寫榜故預知歲科試入學姓名與貢生沈端

媼家一日端問今歲入學有沈姓者否遜功曰有沈于

磐端即至禮房查童生冊並無是名及院案出于磐在

列沈時爲宣城訓導疑禮房有賣名之弊後知于磐應州試時原名鴻舉州守謂其犯當時諱令改于磐而以鴻舉爲字方端查冊時尙未更名也遜功又嘗語同族某曰汝今歲入學矣案發不驗詰其妄遜功曰陰司以汝爲人書婚券得銀罰遲若干年有之乎某言院試前歸自書館避雨村舍適值議賣妻者囑令代寫券贈銀二兩後若干年某始入學云

陳世希者城中陳某養子也俗例非族類屏不與祭而某又素負公祠銀雍正八年清明節祭祖墓族衆共索致相爭鬧歸語世希世希素忿族人至是恚甚乃向筆舖中借一剡管小刀至晚醉某以酒待睡熟以刀刺其耳而死世希淨拭血跡次日鳴之官誣族人毆死其父署州徐公敦蕃檢視之體無傷痕訊族人咸言索欠相爭屬實並未有關毆事徐不能決姑繫兩造以待覆訊值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神出巡陳族被誣婦哭訴道左忽見神像所戴冠掀起寸許汗流於面市人見者莫不驚異徐聞之益疑其寃乃與通判孔傳樞分道私訪一日孔得其狀以告因拘世希妻某氏到案問曰汝何故謀

殺阿翁且曰此汝夫所供也氏信之遽吐實徐卽遣役至其家取刀置案出世希訊之世希初猶強辯示以兇刀始噤不能聲懷中預藏利刃至是恨其妻欲刺之爲役所持乃自刎死旣棺斂爲震雷所發碎其屍

郡西五十里陽圩村東嶽廟有大溪每歲三月下旬村民演劇敬神西南村來觀者必涉溪始得抵廟乾隆三十六年春溪水暴漲觀劇者須船以濟船載二十餘人內有挈其子與俱者子年十一二甫登船號泣不止父惡之命登岸而已與衆偕往船開傾覆二十餘人無一生

者因詢是子號泣之故子言船中人悉爲鐵索所拘心悸欲反而口若或捫之故泣也衆咸異之

洪藍埠都土地神降乩自撰傳曰予姓洪名藍字萬青貫廣德州生北宋神宗四年八月十五日家故購木於山貿遷在溧結蓬胥河之涯予承其業河漲無橋設渡以濟有同鄉布客陳姓者相訂合業攜四百餘金寄予處中途遇心疾卒予得閭齋原銀還其家其家疑有昧心紛爭涉訟誣服還銀准將木抵予至木蓬氣忿赴水死陰魂抱屈會水神朝天具以情告代申天帝鑒予生平

廣德小志 卷五十一
實行敕爲土地於是尸逆流上止於建廟之所其所舊
有佛菴卽今名龍潛菴者予感動菴僧收而葬諸菴側
植柏爲誌柏今尙存備顯威靈土人崇信建廟事在仁
宗四十三年廟成捍衛路西一社歷宋元至明辛亥洪
武四年太祖幸溧視河赴河接駕奉敕爲都土地配蔡
夫人先是本地居民四散地未有主名惟此胥河之水
上通宣歙商販於溧者舟行至此沿河就便爲交易而
予之木篷適扼其衝往來息肩茶湯供給間有止宿者
由是洪藍之稱遠近交馳咸以予姓名名其地迨後河

岸東西望衡對宇百貨雲集闐闐比連漸次成埠至今

仍予名也

江南通志洪藍市在溧水縣南十五里亦名洪藍埠有河道北通秦淮南達石湖爲商賈

貿易之所代遠年湮居人無從考信傳聞異辭今劉子振理

尹子啓榮因纂修邑乘欲得予故實蠲潔來廟申請予

感其誠卽案頭降乩述其原委云

溧水縣志案溧水志書始於嘉靖四年再

修於萬曆七年國朝順治康熙乾隆凡三修此傳未詳何年殆有明修志時事也

方岡保有廟其神曰沈太公沈氏舊譜載元末有仲琰者

生於至正八年後其子壽三爲潘富指扳闔門被戮壽

三死而神靈鄉人肖像祀之卽太公也其所扳何事及

若何得祀之故並未詳言頗近於誕但此間俗雖尙鬼何至濫及無主之厲據仲琰所生年考之其父子被禍當在明建文永樂間頃論次王修撰林御史姚氏叔姪事謂當日奉詔募兵於此必多慷慨從軍者何姓氏絕不一傳許黃門革朝志言北師渡江郡人驚遁修撰死而齊尙書被執則是時按治餘黨廣德必不免殃及而亦無聞今由潘沈二氏思之疑皆應募統兵爲王林諸公用者故罪至滅門而壽三亦甘死如飴絕無株及此則忠義之氣固爲昭明焄蒿而鄉里藉以免禍自宜感

而尸祝之特以時禁嚴切無敢公言之耳長老又言長興孫氏奉神極虔生男必先告祭相傳先世曾受大惠故以此報之若果遊厲亦何惠之有乎事有無左證而可懸揣得之者此類是也說者乃疑潘富曾仕僞吳事發逮繫不知洪武初仲琰年甫弱冠安得有子能神茂才履仁其族裔也爲言太公墓在圩舖石溪坑至今人有誤犯者輒遭蛇螫使非實有義烈足以不朽烏能數百年靈響不替乎因狗履仁之請爲推論之如此亦勸忠之意也

白茅嶺土神碑記文人墨士向有扶鸞請仙余嘗見詩詞清順而判斷休咎率多影響後罔應驗不過目爲文鬼其事其名實無足誌余守土郎川十載簿書紛拏從未暇及旁事庚戌新正封篆期內親設壇於署連夕寂如朔八日夜乩動疾書絕句云落魄當年事業虛半生空負古人書而今解釋愁千百不與癡人作比閩續云明府面有喜色非久居此地者因進詢之曰郡主已陞數日內必有報牒叩其姓名曰姓張氏名士傑字偉哉家溧陽爲前明諸生偕僕王大用求名京師道經睢陽適

遭闖寇之難游魂飄泊無依至乾隆丙午冥司憐其生前端正無過以社令雜吏用分至建邑土神尙未授地自述瞭若指掌然究屬荒杳莫稽亦第置之越三日凌晨果有推陞粵東之報是夕神使王大用臨乩道其主已授白茅嶺社神去矣並畱札及詩致賀有脉脉溶溶夜情殷兩地牽吟風慙我拙敲月愧僧閒尋樂原無定消愁別有天願爲門下客聊以結前緣之律又送別詩有故人遠宦三千里惟有梅花可贈君之句自是旬日間必遣神使寄懷小柬則古樸簡淨詩詞亦雋逸清超

嗚呼幽渺虛寂之端本自難憑易衍天人詩明昭格春
秋書神降卽宣聖亦言敬鬼神而遠之固未嘗以鬼神
爲必無也如張神者生抱磊落奇特之才不遇於時而
罹於難沒後飄泊百年錄登鬼籍殆鬼而仙者與不然
前緣故人等語殆與君有夙契與因畧序其梗概焉乾
隆五十五年夏五月知建平縣周作淵記

碑現存

李君養梧睢寧人授建平縣教諭嘗有友人每夕能入冥
視事李囑其代稽冥籍所註生前德福何如其友檢得
恨梨說一篇以示李李驚曰有是哉某少時母病冬月

思食梨走百里覓之不得母歿遂終身不忍食梨偶作
恨梨說以寫隱痛其文淺穉愧示人隨燬之卽某亦隨
忘之矣不知鬼神何以見諒其友曰鬼神最重孝君此
一念甚真通於神明以人不知故鬼神特爲拈出君生
平福報全賴此一段文字延之耳事載元龍小品

徵信錄

史孺人文學李帶仙之前妻也工詩詞因病自裁事詳閩
秀其訣別書云妾本北人未諳江南風土性鯁直與家
人不合以致慊慊成病自知不起亦無羨於人世幸謝
夫子從此永訣舅姑在堂未能侍奉妾亦死有餘辜但

舅姑年老惟夫子一人願自保重無以妾爲念妾在母家與從姑三娘最厚先妾死今三娘來招欲與魂歸不及見夫子矣生平所有俚句妾已盡燬恐爲世人竊笑餘物封鎖以俟君歸三狗夫婦可奉書速遣以報母信足感愛妾厚意嗚呼臨別贈言寸腸如割呼郎千徧猿盡三聲其書作於引決之頃而辭氣婉順周至視生死如蟬脫絕無感憤怨懟之意則其平素之溫惠淑慎可知矣乃三娘來招之說頗屬幻理生前嘗有閱小青傳和讀牡丹亭詩原韻云麗娘未許芳魂在我是前生一

小青蓋其人最深於情者後帶仙扶乩孺人一夕忽降筆贈以詩四章詞十闕詩云無端連理兩離分吹斷緜山半刻笙妾自含冤歸陰府君須得意步青雲千腸嗚咽從前淚一紙悲歌以後情阮子劉郎今夜別啼鵲血盡兩三聲又云月夜琴初理梅開春信逢坐彈多少恨無語問東風又巫山一段雲詞云弱水年年隔孤峯昨夜寒明星斜月落冰潭夢近熟江南野雨微燈臥晴雲曉色看慵思睡起柳衣寬努力躡飛鸞此殆非鬼才而仙才矣

乾隆元年鄉民梁啟祥家有妖作祟房屋屢火撲滅不暇
白晝作人言巫不能治訴於官知州李國相硃書曉諭
之啟祥懸之家妖遂遁守自謂官檄勝於符咒也

李志

烏石村查元盛畜鴨爲業因居宅隘甚於宅旁依樹結茆
以棲鴨而已亦夜宿其間一夕有女子從外入遂與狎
自是每夜必至家人聞有笑語聲詰其故初秘不言其
村向於十一月舉社會會有神鑼旗傘元盛家私典在
孝豐縣將屆期貧不能贖憂甚元盛以告女子女子問
典錢若干何日交遞元盛曰須若干數明晚會衆卽來

索矣女子曰無憂我爲若謀之天將曙女子去囑以錢
在床下元盛起視其數適如所須遂急贖以歸家人驚
駭始以實告衆言此妖也不去之必被害隣某家有畫
關帝像素靈驗移供茆舍是夜妖不敢入然猶繞舍行
詈某爲負心賊後乃絕跡乾隆十一二年間事

乾隆丙子歲禮合肥人某挈妻女乞食於州宿謝灣廟一
夕風雨大作及晨失女所在徧村落無知者訴之官知
州帥密遣人跡之不得女先已許字本邑某氏歸以實
告姻家疑其鬻女而飾詞也訴之邑宰宰因押某移州

履德州志 卷五十一
核訊帥疑其事特遣人齋書至廣信府問於天師天師
回牒一道飭祠山道士雷部毆邪司尤常華卽持牒焚
於城隍廟且命某宿廟聽命再往失女處尋覓一更後
某聞廟內履聲雜沓徹夜不休越二日某抵謝灣廟則
女已先在廟中爲里人所見而畱之矣女言是夜被偉
丈夫攝至一空宅日夕與處昨偉丈夫倏倉皇失措急
送我至此其去來若飛不知所自帥詳述顛末復合肥
宰然竟未知爲何妖也

龍駒寺僧寄菴於天壽寺坐禪郡守門可榮尊禮之一日
異其說至下拜寄菴不答禮門衙之將以他故懲責踰
數日詣寺寄菴俯伏迎接門曰和尚何太謙恭寄菴曰
老僧年邁不能受懲責矣門服其先知尊禮視前加倍
云
龍駒寺僧天林私市肉將入厨烹之衆僧不許乃於屋隅
疊石烹以瓦缶熟卽就地蹲踞而食有犬奪之嚙其唇
血流滿襟數日爛死乾隆二十年間事

廣德中橋鄉有作猴戲者一日牽猴擔筥於山中遇虎爲
虎所食猴匿林樹以免久之有客過焉猴急躍而下挽

客客驚隨猴所至猴乃於莽中曳一物出示之笥也啓
 笥得胔骨一肘一猴躍而悲鳴又探笥底有錢二緡列
 錢作棺狀指地上掘土示客客悟曰吾葬爾主矣遂買
 棺葬其遺骨猴臨穴徬徨悲不自勝客解其繩麾之入
 山猴不肯去遂從客歸依焉晝為飼雞豚省場圃夜伺
 門籬惟謹云

吳氏別錄

綏安縣多蜈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
 尺骨肉自消

段成式酉陽雜俎

宋寧宗慶元三年慈懿太后砌路自四安至郡東門凡為

石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二片

祠山事要

乾隆庚戌十月其福任廣德學官入廟拜

先師後例拜各祠畢卽求州志讀之竊謂是邦之名宦鄉賢忠臣孝子可以展卷而瞭如也詎志中所載各祠有詳其址而不載所祀之人有記其人而畧其所建之址一斑旣見全豹可知由是春秋所崇祀如忠義祠牌之大書雙忠二蔡求之志中不載詢之郡人不

知福之先高祖諱鍾彥公明季官工部甲申殉難

今天子四十一年蒙

恩賜謚忠節事載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中福忠臣之裔也於死難之賢而無可稽考於心有耿耿焉其他志載其祠而畧其址如前明賢守段張諸公之祠欲一展謁而莫知其處竊不能不怪州志之漏畧如是也辛亥秋郡伯大興胡公開局修志延請海寧周耕厓先生爲總纂命福偕訓導涇川吳君景濂與其事吳君分纂列女志福分纂選舉志福私幸是書得遇修舉廢墜之賢刺史更得博學端方之總纂可以微顯闡幽訂訛正繆爲一大快而又竊苦選舉一門人才所彙人物營

建藝文各門相爲表裏舊志一部中觸處牴牾動相矛盾又萬厯志以後楊門李三志忽增忽刪忽改忽倒一無據依莫知適從且總纂之令一人一事一地一官一科一年務稽正史次及羣書訛者正遺者補齟齬者存疑今稍忽畧後無表著之日以福之才學謏陋肩斯重任恐遺憾幽潛爲一大懼不但已也耕厓先生謂福曰地域志一書之綱領也吾自任之若營建志中之學校壇廟司鐸者身之所居春秋之所有事非君而誰屬福敬諾之而前之耿耿於心者至

此而更惴惴焉矣其安能使閱者展卷而瞭如耶其安能按冊而求可以舉步而得無不脗合耶會福甥孫楊樞偕福從孫湘于壬子春來桐樞婁之名士也福挽共搜討而以湘言於郡伯命司繪事使周視境內山水橋廟圖其名勝舊志訛者正缺者補併使同諸生之任採訪者挈揚工徧摹城鄉石刻以備採錄福與樞寢食復初書院中參互考訂牴牾共其憤糾正同其快兩人所見必質之耕厓先生而始定于是不特二蔡昭然卽宋之吳琦明之林英輩十數君

子勁節英名盡皆燦如星日俎豆千秋矣段張諸公之祠匿者圮者彰之新之而詳載之可以按冊而求舉步而得矣且選舉志中宗室藩戚諸人路分刷卷講書典膳諸官南唐庚午南宋乙亥諸年特奏名左右榜諸科訂正標出者指不勝屈凡以求閱者之不至耿耿於心耳顧自春徂冬在復初書院晦明風雨未嘗一日舍業而嬉噫亦可謂盡心焉矣是書之成福一人如是分纂如訓導吳君亦如是也他如山長震澤倪雪汀樹枚纂人物紹興胡碧山江纂營建郡

八名宿章毓良纂田賦戈漆纂典禮及雜志之軼聞
叢綴濮陽狝纂職官王文琴纂藝文及雜志之祥異
兵寇誰不參稽辨難幾易稿而成者耶更有諸生吳
汝梅方汝寧沈履仁登瀛懷五煒超周夢霞駱熊潘
堯恭躍龍鳳梧陳錫範王雲濮陽詢劉喆及福姪敘
彝從孫屺懷凡搜考討論校讐繕寫之事時或合參
時或分任無不欲求此書之一無遺憾而耕厓先生
旣纂地域一門復以營建志之兵防津梁職官志之
宦績人物志之忠烈關係甚鉅又皆出自自己手且諸

賢問難卽與商榷脫稿就正筆削維嚴福見其每於
午夜猶點竄塗改世之修志而爲總纂者幾見有是
人耶凡若此者上以仰答 郡伯與 各大憲之盛
心下以使此邦得有信史不虛此一修也云爾然而
猶有難焉者是書開梓於壬子之冬郡人城鄉採訪
勸募者有吳澄巫佩沈遇霖陳啟宗韋忠沈淦張用
清徐菊芳戈萬程濮陽詡濮陽梧劉均裘林陳祖楷
戈錫祉鄭斌劉林趙輝清李朝陽審玉成雲原趙寧
國諸人鼓舞士民踴躍從事何一不異是書速成俾

如景星慶雲爭先快覩也乃卷帙繁多至甲寅春而猶未畢刻會 胡公以保薦入

都我吳 芝厓瞿公來攝郡篆既下車仔仔以造士愛民爲心新令尹與舊令尹之政若合符節興義學新養濟院育嬰堂諸大事次第舉行而深以志書未竣爲慮有諸生胡召與其父來謁福諷以解囊胡生父子慨然助錢百八十千而五十卷書於夏五月中畢工矣數十人秉筆之苦心藉非胡生之勇於爲義雖有微顯闡幽訂訛正繆之信史其能爭先快覩乎書

成而梓圖苦更無胡生其人者故遲至十月始得藏事梓人謂志書例有後序福才學謏陋何敢續貂且言之有類於矜且伐者又安用斯言爲雖然是書非遇造士愛民修舉廢墜之郡伯與博學端方微顯闡幽不憚勞瘁之總纂諸人焉得而樂爲之盡心士民焉得而樂爲之欣助修之難刻之難非身其事者言之將誰言之而誰知之而後之繼此而修者又安保其肯若茲之鄭重以爲之是則福不敢避矜且伐之罪而附贅此言於卷末以敬告後之繼此而修者肯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長至日廣德州
學正前署蘇州府教授丁酉科舉人華亭王其福謹
識

